

一、阿媽的菜園

林芳萍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米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和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搗一搗，嘩嘩啵啵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T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喚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燼裡燙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後來有一次，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，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。

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？」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，弟弟抓住我的腰，嘿咻！嘿咻！一起拔蘿蔔！

我們終於成功地、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，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。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，又看看阿媽。

二、迷途

黃雅歆

有時候，旅行對我而言，就是一場在迷失中尋找自己的過程。

迷途的經驗對許多人來說，並不陌生，尤其是孩提時期，誰不曾有過迷途的恐慌呢？也許是忙亂裡牽錯了大人的手，也許是左顧右盼因而跟丢了大人的蹤跡。這樣的迷途，總在孩子的嚎啕大哭與大人的驚慌失措裡，聯手演出一場有驚無險的重逢戲後，謝幕收場。

開始旅行以後，我才知道迷途其實是一種寶貴的學習。年輕時，我的旅行起點，是跟著一群朋友興奮的登機，一路飛到舊金山。下了飛機，有人接應，有人招待，我只需負責好好睡覺、好好吃飯，一切都容易極了，所以便興致勃勃的計畫在行程結束後，自己從美西的舊金山飛到美東的華盛頓找朋友。初次出國的自己，因為想著朋友相聚的喜悅，拋卻了膽怯。

單飛的那日清晨，預備返臺的友伴們還在酣睡中。我獨自提著行李走出旅館大門，抬頭看看迷茫的天色，整個舊金山尚未甦醒，難以言喻的孤單突然自四面八方襲來。一個人搭上機場巴士，一路沉默的來到機場。然而，這樣孤單的感覺，比起後來因飛機迫降而來的迷失與混亂，都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
飛機迫降在半途的機場時，機艙內頓時陷入一片喧騰的耳語，快速的英語對話裡，聽不出我想要的答案。我跟著下了飛機，進入機場大廳後，同機的乘客瞬間一哄而散。轉眼間，我被淹沒在陌生的機場、陌生的語言，以及來來去去的人群裡。

在毫無防備下，我竟然被丟棄在機場裡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。愣了數分鐘後，我才想起該求助於人。於是，我楚楚可憐的尾隨一對中年夫婦，聽他們與服務人員的對話。我靠近櫃檯努力的聆聽，眉頭緊緊的蹙著。這時，那婦人忽然轉過身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微笑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我們陪你。」這句話，讓我彷彿聽見天籟的召喚，那一刻，淚水替代所有的武裝決堤而出。

終於拿到下一個班機的登機證時，我拭乾濡溼的眼角，恢復鎮定，趕緊打電話通知預備接機的朋友。我委屈不已的訴說著驚嚇的遭遇，卻只換來朋友輕描淡寫的一聲：「這是常有的事，只要找航空公司處理就好了。」

放下話筒的瞬間，才驚覺原來自己從來就沒有真正迷途的經驗。想起小時候站在迷失的角落，可以哭著等待大人的認領，但是，現在的迷失，已沒有等待的機會，只能學會冷靜的面對旅行的突發狀況。

從那時開始，我發現那個迷途之後會慌張的自己已經消失。旅行的迷失，使我發覺更多掌握自己的能力，在每一次的旅行中，學會自己面對問題，找尋出口，不再只是手足無措的等待、求援。

三、童年・夏日・棉花糖

陳幸蕙

碧葉扶疏的深巷底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鳳凰木。童年時候，每逢初夏，當人家院牆角落的幾株向日葵，像一輪輪金黃的圓盤，燦爛然綻開時，那賣棉花糖的老人，便也開始自得其樂的在樹下，標售起一朵一朵蓬鬆若雲的棉花糖了。那真是輕鬆美好的夏日景象之一。

一根一根新鮮潔白的棉花糖，不，一朵一朵柔軟甜蜜的祥雲，不徘徊在山巔，不流浪在天上，卻只眷戀不捨的停駐在人間，停駐在巷底，停駐在每一個快樂的男孩、女孩的手中，為綠蔭深濃的小巷，增添了幾分生動的童話氣息；於是，賣棉花糖的老者，便成了捕雲、網雲、巧手織雲的人了。

是的，織雲的人！但他不用飛梭，不用紡車，也不去織出整齊的經緯，或細密的圖案；他只是以一小銅勺雪白晶瑩的砂糖粒，緩緩倒入製糖機器中央那神祕的黑洞裡，然後加熱、旋轉、攪拌，於是，一顆顆透明細小的粒子，便被抽成纖纖裊裊、若有若無的糖絲，同時，也開始在細細的木棒上，糾結聚集成另一種美好的形狀了。

面對那樣神奇速成的立體編塑，那樣一縷一縷剪裁合度的白雲，你必然會同意，做棉花糖，實在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袖珍手工業，是可愛的街頭藝術，但也是饒富喜劇效果的魔術。

其實，做棉花糖的機器，出人意料的簡單。一塊長形呈帶狀的鋁薄片，圍繞成圓形劇場的形狀，再加上透明的防風玻璃板和必要的零件，一座被安置在腳踏車後座的小型流動工廠，就算是配備齊全了。

也許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雲，沒有一顆童心是不對雲影充滿好奇與幻想的吧？因此，清寂的午後，或晴朗的早晨，當賣棉花糖的老人，悠閒的騎著腳踏車進入巷口，手裡的響鈴一搖，沙啞的嗓音一揚：「賣棉花糖唷——」成群的孩子，便著了魔似的，紛紛推開自家紗門衝出，緊跟在老人身後，喜孜孜的簇擁著他，像簇擁一位君王，直到把他送到巷底那涼涼翠翠的鳳凰樹下為止。那活潑可喜的生活畫面，在初夏的微風中，充滿了天真的諧趣。

曾經，我也是手捧棉花糖，一任陽光輕輕灑在雙頰上的女孩；鬆鬆的棉花、甜甜的棉花，入口即化的那種感覺猶在舌間，但光陰竟悄然飛逝，屬於棉花糖、屬於蝴蝶結、屬於雀斑的童年，已成為永恆、甜蜜的回憶。